

陶增文

创作选

古琴魂

齐王封宫

海罕

赛典赤治滇

黄鳝缘

赵匡胤与赵京娘

戏曲作家选集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薛若邻

陶增义同志是云南一位多产的剧作家。最近，中国戏剧出版社将出版《陶增义剧作选》，收集了他二十年来的十一部戏曲剧作，其中有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改编传统戏包括古典名著的改编。前几年，我看过他根据《聊斋志异·宦娘》改编的滇剧《古琴魂》。增义对古典名著的改编原则首先是尊重古典名著的思想，弘扬古典名著的精华，同时，为了戏剧的需要，对原著又进行必要的调整。《聊斋》原著中宦娘是太守的女儿，死因不明，这次改为她是地位低下，被恶少逼迫自缢身死的教坊乐女，就更符合宦娘对古琴的熟知和热爱。原著描写宦娘、葛良工皆善古筝，而温如春则善古琴，这次改编则描写他们三人均善古琴，共研琴技，使他们三人的感情纠葛始终围绕古琴展开。原著中宦娘和葛良工的相貌并不相同，改编为二人容貌酷似，致使温如春常常错把葛良工当做宦娘。宦娘和葛良工容颜的相似，生出许多戏来，这是改编的构思之巧。改编又增加了《广陵散》琴谱，以及“熏香”情节，宦娘爱温如春，欲以“熏香”使温如春致死，宦娘在阴间与温如春结为夫妻，但忽见案头《广陵散》琴谱，于是惟恐“温郎一死琴弦断，广陵绝响世不传”，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冲突，宦娘决定毁香。戏中的宦娘爱温如春，葛良工也爱温如春，他们之间的感情发展，要么温如春死而赴幽冥与宦娘结为连理，要么宦娘远逝成就葛、温的鸾凤齐鸣。戏中最后温、葛争抢“熏香”，温如春争香殉情报知音，葛良工争香报德谢知己。宦娘面对此情此景，再度毁香，飘然而去，让温如春和葛良工结为夫

妻。宦娘、葛良工和温如春三个善良的心灵，至此得到了完美的升华。尤其是宦娘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正是《古琴魂》对原著进行开掘所获得的深邃的思想内涵。

改编古典名著还有根据《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的滇剧《桃花泪》，以花开花落和月缺月圆之事，引出“好花易落，月满则亏”之理。梦中桃花落泪，汇成波涛，王熙凤心惊自省，而秦可卿因牵念贾宝玉情丝难断，反不能超凡脱俗，警幻仙姑令可卿飞升而去，王熙凤梦醒，闻报秦可卿死讯。这出戏按照原小说改编并且对原小说又进行了压缩。

现代轻喜剧小戏《黄鳝缘》，是反映改革开放后傣家生活内容的。刀老信是鳝鱼米线馆的店主，他为女儿阿依选婿，阿依暗中已喜欢白竜。白宰、白竜两个青年竞争，白宰显富，骑着摩托，拿着洋烟洋酒洋服装到刀老信家提亲，而白竜提着黄鳝笼去刀老信家提亲，被白宰取笑。刀老信以会不会剔黄鳝择婿，结果白宰出尽洋相，而白竜剔黄鳝又快又好，将来一定会成为刀老信米线馆的好帮手，被刀老信选中。这出戏人物少，热闹欢快，很适合在农村演出。

少数民族题材戏还有新编历史剧《赛典赤治滇》，表现元世祖忽必烈委派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到任后化解罗盘甸夷人的对抗，挫败内部诸王图坚的阴谋，终于与罗盘甸夷人修好，实现了中央政府治滇的宏图。戏中塑造了以“谨厚治滇”为宗旨的赛典赤雄才大略的形象。

多年来，我对京剧《火焚松明楼》这个题材颇感兴趣。白剧有同一题材《白洁夫人》。增义与人合作写了这出戏。据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南诏在唐代活动在今巍山、大理一带，势力强大。在它的周围有很多小诏（国），南诏诏主皮罗阁为了尽快统一诸诏，在松明楼设宴，邀请众诏主聚会，席间，他一把火把松明楼烧毁，众诏主皆被烧死，皮罗阁很快地完成了统一大业。其

中被烧死的邓赅诏诏主的夫人白洁，长得貌美，皮罗阁欲纳之为妃，白洁夫人愤然拒绝并起兵反抗，兵败投洱海自尽。皮罗阁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而他最后却只得到江山，得不到美人。皮罗阁用残忍的手段一把火烧死众诏主，使南诏快速统一，今天如何评价他之所作所为？褒贬不一。我认为他们这个举措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统一的必由之路，但也是当事人根据当时的情势所采取的无可无不可之事。历史反对分裂，赞颂统一，统一是历史的主流。从这一点来讲，我是肯定皮罗阁的火烧行为的。白洁夫人面对丈夫死亡，无比仇恨，她抗击皮罗阁，是忠于爱情，白洁夫人同样也是值得肯定的。此剧涉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既要肯定皮罗阁的统一大业，也要肯定白洁的忠贞爱情。从道德的评价来讲，皮罗阁似乎太残酷，不讲信义，但从历史评价来讲，他在统一的大业中减少了巨大的牺牲，只以几个诏主的性命，避免了大兵压境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之所以肯定皮罗阁，就在这一点上。对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两者的关系，历史的评价是第一位的，道德的评价是第二位的，道德的评价要服从历史的评价。因此，《火焚松明楼》的两个主要人物皮罗阁和白洁夫人都应该写好，都要歌颂，而主要歌颂的当然是皮罗阁的统一大业。我的这个意见，或许与增义的《火焚松明楼》的立意不尽相同，但我希望对这个题材能开掘出更多的新意。

增义是一位勤奋的剧作家，他的创作活动重点集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方针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79年他在云南省艺术学校任教务处副主任时，就编写了云南花灯小戏《武松打店》。1982年他编写了花灯小戏《考试之后》，写小戏积累了经验，于八十年代初以来连写大戏，《古琴魂》是一出重头戏，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近日刚获悉，他的新作《赵匡胤与赵京娘》在云南省'98新

剧目展演中受到赞誉，并获得优秀剧目奖、编剧一等奖，这是让人高兴的事，说明他的创作没有止步，他还在不断努力。我期望能看到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增义热爱古典诗词，也常写作。他改编《聊斋·宦娘》后，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改编自题》：“非将浮艳慕风流，夕读聊斋黄叶秋。遗爱蒲公狐鬼志，偏怜宦女古琴幽。愿酬知己经沧海，弹协律音胜白头。一缕芳魂如有憾，世间何不少荒丘。”可见他改编小说是感叹好人受害，世间应该减少这样的“荒丘”。宦娘对温如春一往情深，音律相协，即使放弃追恋，也胜过“白头”到老，这首诗是很有意境的。增义又写了《七律四首赠戏剧诸同学与师友》之一：“说剧观灯又一年，东风不觉琐窗边。小花发蕊蕾初绽，细柳添枝絮自绵。户外云山楼外水，眼中筇竹望中妍。时回事事都相忆，忆到天涯亦快然。”他于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学习三年，先后在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就读，这首诗抒发了他在北京学习期间与师友同学的诚挚感情和对故乡云南的眷恋。

增义有古典诗词的功底，所以他的剧作的唱词写得特别优美，使我很爱读，每每爱不释手。但是，他的剧作决不是案头之作，而是场上之曲，很适合演出，这与他在艺术学校学习，熟悉舞台有直接的关系。《陶增义剧作选》就要出版了，增义嘱我写一点文字，我欣然接受，匆匆握笔谨为序。

1999年2月6日

目 录

序	薛若邻 (1)
---------	---------

古琴魂 (滇剧)	(1)
----------------	-----

齐王封官 (滇剧)	(39)
-----------------	------

赵匡胤与赵京娘 (滇剧)	(77)
--------------------	------

海 罕 (傣剧)	(103)
----------------	-------

审胎记 (花灯剧)	(131)
-----------------	-------

武松打店 (花灯剧)	(177)
------------------	-------

考试之后 (花灯剧)	(187)
------------------	-------

黄鳝缘 (花灯剧)	(203)
-----------------	-------

桃花泪 (滇剧)	(219)
----------------	-------

火焚松明楼 (京剧)	(227)
------------------	-------

赛典赤治滇 (京剧)	(263)
------------------	-------

附录：编剧札记二则	(303)
-----------------	-------

戏剧诗咏二十首	(306)
---------------	-------

后 记	(311)
-----------	-------

古 琴 魂

(滇 剧)

内 容 提 要

赵宦娘因遭到刘太守的公子迫害而成缢鬼。她与阳世书生温如春古琴知音相遇，两人产生了爱恋之情。

此后，温如春误将与宦娘面貌相仿的葛良工当成宦娘，这使宦娘极度忧伤。她从姑妈处讨取了“摄魂香”，倘如点香熏死温如春，两人即可成为阴间夫妇。但她不忍点香，反而甘愿牺牲自己，惩治了正要强娶葛良工的刘公子，帮助、成全了葛良工与温如春的婚事。她反被葛良工误解，却仍以纯善之心度人。

葛良工终于明白了真情，与温如春一起，为隐去的宦娘弹奏古琴惜别。

此剧取材于蒲松龄《聊斋·宦娘》。云南省滇剧院 1984 年 10 月演出，后又参加 1988 年 9 月省首届民族艺术节演出，1993 年 9 月全国地方戏曲（南方片）交流演出。

人 物 宦 娘 温如春 葛良工
 宦娘姑妈 司 琴 菊 英
 刘公子 管 家 葛进士
 葛府家院 媒 婆
 琴精姐妹七人（按宫商顺序排列）
 宦娘女伴、菊花化身、家奴、宾
 客、恶鬼等各若干。

场 序	第一场	琴 怨	第二场	琴 遇
	第三场	赠 香	第四场	点 香
	第五场	惩 恶	第六场	助 婚
	第七场	琴 别		

第一场 琴 怨

〔郊外，秋气萧然。〕

〔刘公子：“小子们快走啊！”骑马与管家、家奴上。〕

刘公子（唱）寻花问柳过城郊，

太守公子乐逍遥。

只叹宦娘身死后，

世间难访美多娇。

管 家（对刘公子）公爷，天色不早，我们该回府去了。

众家奴 是呀，天快黑了，该回去了。

刘公子 打马回府。（乘马与众人走）

〔古琴声传来，由远而近。〕

刘公子（听声驻马感到诧异）琴声？是谁在弹琴呀？……

管 家（献媚地）这附近住有人家，说不定是哪家的小姐美人在弹琴取乐了。

刘公子（对众人）你们顺着琴声四下找来。（与管家找下）

〔众家奴听声而找。〕

家奴甲（忽然喜拍，拉家奴乙）老二，我听人说，这一带时常闹鬼！

〔众惊吓。〕

家奴甲 有人夜间路过这里，总听到弹琴声音，有时还看到一个苗苗条条的白衣女子在这里出现！

〔众人惧怕。〕

家奴乙（一看不对）这个地方我来过！……

众（急问）你来过？

家奴乙 三年以前，有个教坊女子名叫宦娘，容貌长的好，还弹得一手好琴。公爷将她弄进府来强逼成欢，她死不顺。

从，做个悬梁自尽！好像……就是埋在这个地方！

众 （大惊）啊！

家怒甲 我们快……离开这里！

〔众家奴欲走，刘公子管家上。

刘公子 小子们找到没有？

众 这……没、没找见。

〔琴声更近。

刘公子 （听琴有所思）啊呀，这琴声叫人好耳熟……

〔众人再找，忽然琴声大作，天幕闪亮，一座墓穴开启。

〔刘公子与众人惊倒。

〔宦娘身着白衣，姿容秀美，从墓穴中走出，怒目面对刘公子。

刘公子 （惊叫）有鬼……

〔灯暗。

第二场 琴 遇

〔中幕前。

〔温如春内唱：“二十功名不成就，”

〔温如春骑驴背琴与司琴上。

温如春 （唱）背负瑶琴天下游。

平生意气访师友，

何处能把知音求？

司 琴 相公，我们离家一年，你的琴弹得更好了。

温如春 此番外出，还多亏师友们的指教帮助。

〔琴声隐隐传来。

司 琴 （一听）相公，琴声！

温如春 （听声奇怪）荒郊野外，傍晚时分，哪来的琴声？

〔琴声更自传来。

温如春（惊异地）这琴声哀婉动听，曲韵虽未达上乘，但亦非俗人可比。（对司琴）我们快去看个究竟。（欲走）

司 琴（劝阻地）相公莫去了，再不快走，就要摸夜路了。

温如春 寻师访友，岂能错过机缘？我们去吧。

〔温如春下驴走，司琴牵驴，不料毛驴逃奔而走。

温如春 何处琴声，我前去看来。（迎琴声下）

〔中幕启。

〔宦娘女伴在琴声中起舞。

〔宦娘抚琴并与女伴们同舞。

众女伴（唱）宦娘琴瑟响悠悠，

清风月夜把歌讴，

阴间女儿长结伴，

也把欣欢易苦愁。

〔温如春寻琴声上，众女伴散下。

温如春（一看）啊呀，好一个清幽的庭院！（听琴声）琴声似此传来，这院门半掩半开，待我进去。（进前见宦娘，欲走近又觉不妥）原来是一女子在此弹琴。孤身男女多有不便，我回去吧。（欲走又被琴声吸引，在一旁静听）

宦 娘（抚琴唱）

隔断良宵兮浮云无依，

空临皓魄兮其心可悲。

风萧萧兮恶露垂，

芳草遭践兮何所归？

温如春（感慨不禁，唱）

但见她指间清冷冰霜透，

声如水泉静而幽。

繁华笙歌处处有，

这伤心古调几能求？

（取下古琴）待我和唱一曲。（抚琴唱）

芳草幽兰兮世所依，

三秋摇落兮何为悲？

嵇康虽歿兮灵毓长垂，

一曲琴瑟兮魂魄有归。

〔宦娘为温如春琴曲所动，起身细听。

温如春（见宦娘住琴行礼）小姐。小生冒昧而来，忍不住和唱了一曲，还请指教。

宦娘（羞涩地）奴家弹琴学步，怎比先生琴韵高明？方才得闻雅奏，受益匪浅。

温如春小姐琴艺亦属非凡，只是琴曲凄楚过甚，不免叫人伤情。

宦娘这……（感叹地）先生满怀怜悯之心，可谓是曲中有真意，绕梁尚余音啊！……

〔姑妈暗上。

温如春小姐深通琴理，敢问叫何芳名？

宦娘我名宦……

温如春（急欲问明）宦什么？

姑妈（走向前）宦娘，后堂有事，还不去！

宦娘姑妈我……

姑妈快去！

〔宦娘走下，温如春呆望。

姑妈相公，相公。（看温如春不应，大声地）相公！

〔温如春回头不好意思。

姑妈请问相公因何到此？

温如春小生温如春，出外游学归回，中途迷路，听琴声而来，望老人家准我借宿一宵。

姑妈我家尽是女眷，在此留宿多有不便。

温如春（恳求地）小生今夜实难归家，还望老人家行个方便。

姑 妈（勉强答应）那好，你就在这里过夜吧。

温如春（高兴地）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

〔姑妈起身走。

温如春（忙喊）老人家请留步。

〔姑妈回身。

温如春 刚才那位小姐是老人家什么人？

姑 妈 她是我侄女，我是她的姑妈。

温如春 小姐可曾许了人家？

姑 妈（随口而言）不曾许人。

温如春（一喜）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姑 妈 相公太啰嗦了。（转身走）

温如春（连声喊）老人家、老人家……

〔姑妈关门不应，温如春追喊，恰把头碰在门上，“哎唷”一声。

〔姑妈暗笑下。

温如春（推门不开，叹息地）今宵所遇宦娘，可算女中奇才，弦内知音。谁料曲未终而人已去，又怎能与她见面？……

〔宦娘欣喜上。

宦 娘（唱）万籁沉寂初更后，

琴心催我出绣楼，

难忘弦歌悦耳奏，

世上名家第一流。

感相公，弹琴和唱情深厚，

余音袅袅在心头。

若得琴艺相传授。

宦娘今生夙愿酬，

顾不得，身在阴间隔世久，

休管它，抛头露面脸含羞，
暗入房门轻拂袖。

〔拂袖开门而入。〕

温如春（吟诗）

铮铮珠玉落谁家，
秀菊丛中点翠华，
未及曲终人不见，
秋风萧瑟动窗纱。

宦娘（激动向前）先生！……

温如春（喜见宦娘，接唱）

好一个月宫仙子又出游！

宦娘请坐，请坐。

宦娘 先生请坐。

〔二人坐下。〕

温如春 夜静更深，小姐还不曾安歇？

宦娘 先生琴艺超绝，使人念念不忘，望请留下尊名。

温如春 小生温如春，祖上世家早已衰落，只剩下瑶琴一张，孤身一人了。

宦娘 先生难得到此，请不吝赐教！

温如春 与小姐切磋技艺，何必言赐教二字。

宦娘 宦娘自幼喜爱弹琴，但从未遇见先生如此高手，如此琴品。能得先生当面指教，感激不尽！

温如春（别有感慨）宦娘诚心，小生怎不从命？只是我虽怀技艺，世间却无几人看重。像小姐这样，倒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人了！

宦娘（激动地）如此请先生收下我这个女徒吧！（行礼）

温如春 小姐如此谦恭，小生岂敢啊？！

宦娘（满含深情）先生！……

温如春 小姐呀！

（唱）论弹琴也需要经纶之手，
叹世人将此视末流，
一张瑶琴同宇宙，
浩气雄风弦上留，
宦娘真诚天护佑，
他日琴艺趋上游。
愿此琴，联结知音神韵久，
它就是，河汉星槎渡人的舟。

〔二人忘情起舞。

〔宦娘女伴同舞，伴唱：

愿此琴，联结知音神韵久。
它就是，河汉星槎渡人的舟。

〔鸡鸣报晓，宦娘女伴忙下。

宦 娘 （惊起急促地）先生，时光催人，我该走了！（急走）

温如春 （阻宦娘）小姐匆匆离去，难道无片语相留！

宦 娘 （悲切地）先生此去，只恐是相见无日了……

温如春 （不解地）这是为何？

宦 娘 先生应知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

温如春 伯牙子期我平生所重，焉能不知？

宦 娘 （含悲隐喻）伯牙子期偶然相遇，高山流水互为知音，
而一朝离别之日，便是二人永诀之时！

温如春 （仍不明宦娘之意）子期难逢，可惜病体猝亡。小姐闺
中处子，妙龄芳华，怎去与子期相比？

宦 娘 比得的……

温如春 比不得。你我今宵相遇，倒有个好比仿。

宦 娘 什么比仿？

温如春 司马相如卓文君，两下知音凤求凰！

宦娘 凤求凰么！……（抑制住内心情感）自荐投师，多蒙指教，小女告辞了！（转身欲走）

温如春 （阻宦娘急问）莫非小生高攀不上么？！

宦娘 这……（无从回话，强忍心中苦痛）先生啊，宦娘今生得遇良师，此愿足矣。教琴之恩无以答报，请受我一拜！……
〔姑妈上。〕

姑妈 （忙拉宦娘过一旁）宦娘，你又在打扰生人，真不懂事！（转对温如春）天色已明，相公你该上路了！

温如春 （木然地）宦娘，宦娘……

宦娘 （呼喊向前）温先生！……

〔二人不忍分手。〕

姑妈 （隔开二人）相公还是赶路要紧！（说着便推温如春出门，转身强拉宦娘下）

温如春 （霎时不见宦娘，寻找并大声呼叫）宦娘！……

〔灯暗。〕

第三场 赠 香

〔中幕前。〕

〔葛进士：“众位亲友请。”与宾客众人喜上。〕

葛进士 （对众宾客）敝府绿菊花会，感众位前来庆贺，请往花厅待茶。

众宾客 葛老爷请。

葛进士 请。

〔众宾客下，家院上。〕

家院 （对葛进士）禀老爷，太守府刘公子赶行而来，还带来一干重礼。

葛进士 快快有请。

家 院 （对内）有请！

〔刘公子与管家、媒婆上。〕

刘公子 （对葛进士）那是葛老伯父，小生一步来迟，请老伯海涵。（向前行礼）

葛进士 公子少礼。

刘公子 今乃重阳佳节，府上举行菊花盛会，承蒙老伯相邀，家父特命我前来。来呀，礼物呈上。

〔二家奴捧过礼物。〕

葛进士 公子远路烦劳，何必又下此礼？

刘公子 此乃家父的一点心意，老伯父请收下。

管 家 是呀，进士老爷不消客气了。

葛进士 如此老夫告收了。

〔管家招呼家奴捧礼物下。〕

媒 婆 进士老爷，老身这厢有礼，有礼了。

葛进士 你是……

刘公子 老伯，她是小侄的亲戚，受家父之托，今日特别到此的。

媒 婆 合了合了，老身是刘太守二舅子的三姨妈，想找进士老爷提件要紧事。老爷哟！

（唱）三姨妈未开言心中欢畅，

府上的菊花朵朵数一朵最香。

人比花枝俏，

花作人衣裳，

葛家小姐俏俏生生好模样，

正好与太守公子门当户对天配一双！

葛进士 这……它事另议。先请花会赏玩，少时听本城古琴名家温如春到此弹琴。

刘公子 嗨，温如春雕虫小技，也配登大雅之堂？

管 家 他像个臭要饭的，来了丢人！